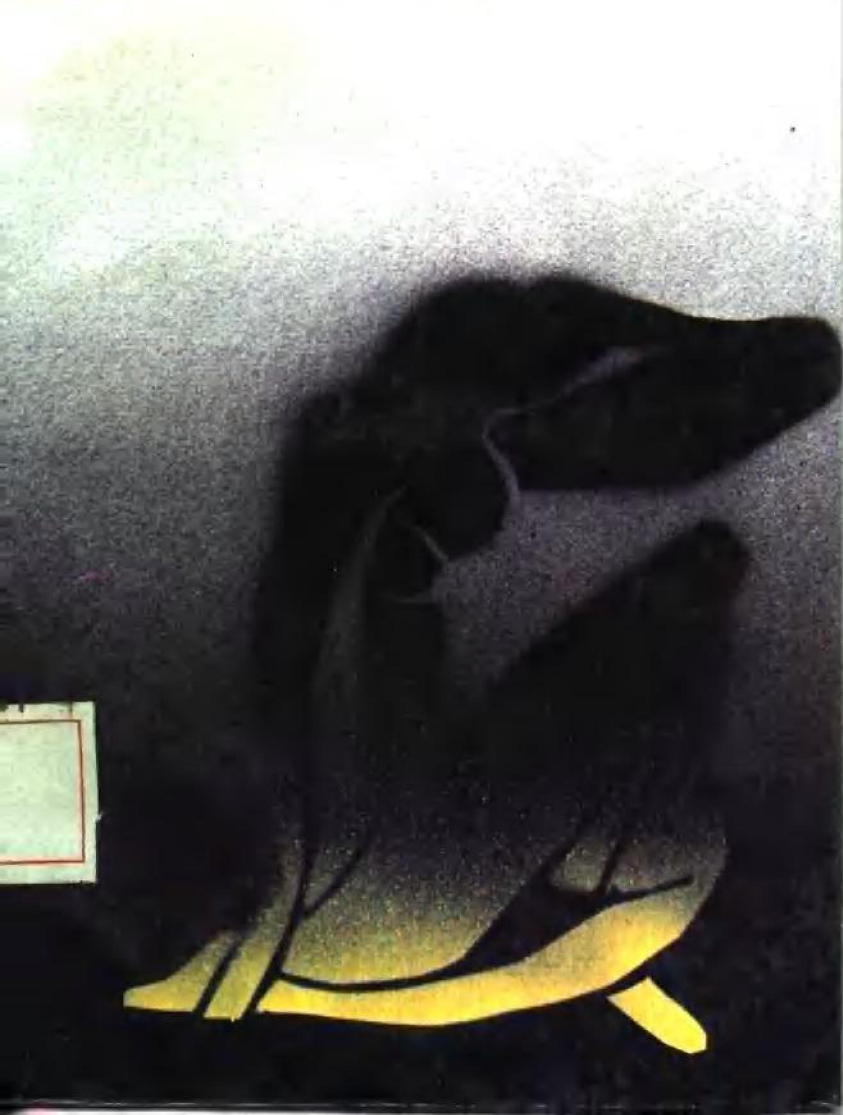


符号·心理·文学

林 岗



87
I0
198
2

B347.105

符号·心理·文学

林 岗

花城出版社



B

362797

221
符号·心理·文学

林 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0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3插页 120,000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201—13,640册

书号 10261·825 半精装定价 1.90元

总 序

一部文学史，就是以创作和批评为两翼的双桅船不断前进的历史。

近几年来，由于社会生活的变革，也由于丰富多样的文学实践，催动着文艺观念的日益更新和批评之树的健旺成长。这个事实，将以无可争辩的内在合理性，把生活实践、文艺创作、文艺鉴赏和文艺理论有机地联结起来，形成一个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和优化选择的文艺发展系统，从而更有力地促进我国文学艺术的昌盛。

我们业已面临着种种挑战。广大从历史趋向和生活潮流中汲取着开放意识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愈益醒悟到，文学艺术欲追随时代的变革，求得积极的发

展，不突破以往某些封闭自锁的理论模式，不努力寻求新知是不可思议的。鉴于这一情势，为了拓展理论思维的空间，为了促进文艺领域知识结构的更新和审美意识的变革，我们编辑了这一套《开放文丛》，以期对文艺理论和创作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正在探寻文化艺术新境界的人们有所助益。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持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的指导下进行理论探索 and 创作实践。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0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并不是一诞生就完善、就封闭、就宣告真理的终结，而是随着科学和现实的发展而扩大着内涵和变动着形式，不断地开辟通往真理的道路，从而获得新的活力。今天，我们承

受着新时期阳光的照临，在人们社会实践活动领域日益扩大、文化背景知识日益增加、对比参照系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产物。越来越多的人急切地要求文艺理论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要求从某些单向、划一、僵化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让思维在更为宽广的领域里驰骋，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体性发展。这是一项严肃而有切实意义的工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我们愿意和在文艺领域探索科学方法与艺术精灵的有志之士一道，为加强理论学习，为解放思想，为促进学术自由，为以一切有科学价值的新的营养和新的方法来丰富与发展文艺理论而竭尽心力，共同把我们的理论和批评推向前进。

在这套《开放文丛》中，我们将力求吸收目前国内文艺理论 and 研究的最新成果，将着力运用现代意识和多维视角探

讨文艺创作的新鲜经验；将期待在继承传统又突破传统的过程中建立新的批评格局；同时，还将扩大中外文艺信息的交流，以开阔人们的审美视野。

《开放文丛》将努力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鼓励它的作者们发挥批评主体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只要立论坚实、言之成理，即使是见解不同的理论探索，也将广采博纳。探索和试验可能出现偏颇或闪失，但不必求全责备，允许反批评和再探讨，而每一个前进的脚印应该受到保护。《开放文丛》向往于学术性与知识性相结合，科学性与艺术性相融汇，但这并非一日之功。因此，希望广大读者予以指正，使它在更理想的层次上有所进取。

这套丛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眼于“以立为主”，进行新兴学科建设的尝试之一，由所内外部分研究人员和花城出版社有关同志组成编委会，并

为共同的目标进行真诚的合作。由于人力不足和水平有限,丛书的缺陷或失误定然不免。恳望得到海内同好的批评与赐教。

我们处在开放的时代。文学艺术对已知世界的把握和对未知世界的突进,将在开放的文化氛围中转换成恒久的 美学现实。那么,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走向新的地平线,迎向更广阔的空间。

《开放文丛》编委会

一九八六年三月 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作品本体之谜	1
(一) 令人困惑的现象	1
(二) 作者论	9
(三) 本文论	16
(四) 读者论	22
(五) 城堡下的辩论: 关于作品本体 的观念	29
第二章 语言、符号的启示	38
(一) 信号和符号	38
(二) 符号的二重性格	44
(三) 符号的功能	54
(四) 语言和思维	62
第三章 情感、表象、表达	66
(一) 情与象	66
(二) 情感与表达	74
(三) 情感与思想	76
(四) 反常状态: 观念化	87

(五)反常状态:通俗化	96
第四章 文学与现实	114
(一)探讨的难点	114
(二)正作用与负作用:文学与现实	125
(三)反映与被反映:文学与现实	149
(四)深度的综合:心灵与宇宙	167
(五)必要的认知	188
第五章 真假和诚伪之辨	193
(一)真的涵义	193
(二)文学性与实写性的区别与界限	196
(三)关于作品里的“史实”	204
(四)不可从认知上看待文学的真 实性	217
(五)“语句错误”	221
(六)诚和伪	232
(七)两个层次:“天然透彻”与 “宇宙意识”	244
第六章 作品的意味	268

第一章 作品本体之谜

（一）令人困惑的现象

从事批评的人也许以为批评本身是一清二楚，没有什么疑义的。简言之，就是对作品下符合它自身意蕴的判断。例如，别林斯基曾说：“进行批评——这就是意味着要在局部现象中探寻和揭露现象所据以显现的普遍的理性法则，并断定局部现象与其理想典范之间的生动的、有机的相互关系的程度。”^①毋庸置疑，这里指的“局部现象”是作品形象的感性形态，而“普遍的理性法则”就是该作品理念主题。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更直截了当：“批评是对一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第57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种文学作品的优缺点的评论。”^①

可是，细细想来事情决不至于如此简单。且不说对一部作品的优缺点的估价要带上何等的个人好恶的感情色彩，光说理解作品意思这件事就出奇地复杂。幸好人类发展他们的品评作品的爱好已经有很长很长的历史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领略一番，看看不同的各家是如何“猜破”作品这个禅宗公案的。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第一首诗《国风·关雎》，仅仅八十字，但评论家的意见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来没有统一过。

最早对《关雎》本义进行解说的当推汉代。今文鲁、齐、韩三家说诗，以《关雎》为政治讽刺诗。传说周之康王为女色所迷，迟迟不朝，故大臣毕公作《关雎》以刺之。三家说诗虽然失传，但我们知道这并非无聊的胡言乱语，至少代表汉代古文毛诗未曾流行时上层社会文人集团的流行见解。这种情况还可以在保存到现今的汉代文献中反映出来。司马迁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又，“周室衰而《关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第16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雎》作”。①刘向《列女传》也说，“周之康王，夫人晏而出朝，《关雎》起兴，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扬雄《法言》，“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习俗也，故习治则伤始乱也。”王充也有这样看法，“周衰而诗作。盖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论衡》）此种见解还见于应劭《风俗通义》：“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诗人以为深刺。”象太史公、扬雄、王充这些人，是汉代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连他们对《关雎》的本义尚且持有这种见解，可见今文三家说诗是持之有故的，不可以信口雌黄目之，尽管我们今天不赞成他们的解释。

经过郑玄的笺，后起的古文毛诗取鲁、齐、韩三家而代之。《诗序》的解释去掉了三家说诗的个别独断性结论，如“毕公作”之类，但在更深的层次上强化了三家说诗本来就突出的伦理意识。《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又，“《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

①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儒林列传》。

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①看来《诗序》的作者并没有完全摆脱三家说诗认为《关雎》与政治相关这一点，不过说得没有那么明显。从而诗的本义就从讽刺诗转到正面提倡一种伦理理想的政教诗。这种伦理境界的实施从夫妇开始，“窈窕”的淑女配“贤才”的君子：容、德并茂。道德原则的贯彻，也就是政教的风行，对王朝的巩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故西汉时有一位世为农夫后挤入“好学君子”行列的人名叫匡衡，上疏成帝写道，“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乎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王。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②如这位儒生看来，则《关雎》又成了“治国大纲”了。

① 见《毛诗·国风·周南》。

② 见马振理编纂《诗经本事》，上册，182页，世界书局，1936年版。

到了宋朝在朱熹手里，其说又起变化。一般来说，朱熹是反《诗序》的，他循历来“郑声淫”之说，把《国风》中的一部分解作“閭巷风工，男女情思之词”。宋代文士包括欧阳修、苏轼也有这种倾向。但朱熹于《关雎》又特显保守。似乎被“经”之“首”震慑住，不敢轻易造次。他说，“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妣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①这样说来，淑女配君子，当指“太妣”配“文王”了。而《关雎》也就成了道德楷模的赞歌。在朱熹的精神世界里，充塞着敬畏而崇高的“天理”，于是他在古典诗歌流动的意象世界里终于发现了先王伦常生活的典范。他要把这种伦常生活的风范和准则推而广之，荐给士林乃至普通人。

朱熹的解释在当时不过代表一派的意见，毛诗依然备受尊重。迨至清代，朱熹的《诗集传》取得经典性的权威地位，被钦定为“标准本”。当然，在循规蹈矩的士子眼里，朱熹的说法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与此同时，一批标榜

① 朱熹《诗集传》卷一。

“统摄原意，另铸新辞”的“不轨之徒”出现了。他们怀疑前人，既不赞成《诗序》，也不赞成《集传》。清康熙时有一硕儒姚际恒，他做了一部《诗经通论》，里边说，“自《小序》有‘后妃之德’一语，《大序》因而附会为不妒之说，以致后儒两说角立，皆有难通；而《关雎》咏淑女、君子相配合之原旨竟不知何在矣！此诗只是当时诗人美世子娶妃初昏之作，以见嘉耦之合初非偶然，为周家发祥之兆，自此可以正邦国，风天下，不必实指出太姒、文王，非若《大明》、《思齐》等篇实有文王、太姒名也。”^①篇中“淑女”、“君子”并非实指，只不过诗人亲见世子娶妃，而情不自禁，不知手之舞之，嗟叹之，咏歌之，以为贵族贺婚也。因为世子堪为楷模，所以此诗也可以“正邦国，风天下”。姚际恒的识见比较开明，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非政治化倾向。他给后代不少诗经学者以有益的启示。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治《诗经》的学者似乎逐渐认识到，《关雎》是很难期望它起“正邦国，

① 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一。

风天下”的作用的，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莫说它起不了这个作用，就算过去人们认为这首诗表现了伦常生活的“标准”这一点也是大可怀疑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对《关雎》的解释就定于一尊了，依然存在不同的意见。例如，余冠英先生主张：“这诗写男恋女之情。大意是：河边一个采荇菜的姑娘引起一个男子的思慕。那‘左右采之’的窈窕形象使他寤寐不忘，而‘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便成为他寤寐求其实现的愿望。”^①而高亨先生在《诗经今注》中说，“这首诗歌唱一个贵族爱上一个美丽姑娘，最后和她结了婚。”^②蓝菊孙先生则认为，“这是歌颂农村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的贺婚歌。”^③余先生认为诗的后部分是想象虚拟之辞，高先生则以为实写，并且写的是当年上层社会的事，蓝先生又认为是普通人的贺婚歌。当然三家之说

① 余冠英：《诗经选》，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 高亨：《诗经今注》，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③ 蓝菊孙：《诗经国风研究》，上卷，第64页，耕石书屋，1958年版。